本 期 导 读

指挥与控制

根据国家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的不同，每一场战争都有不同的打法，空军在每场战争、以及战争每个阶段中的角色也不尽相同。独立快速达成战争目的是空军的当然追求，打头阵夺制空保障地 / 水面作战亦是空军的用武之长，甘做配角全力支持联盟 / 联合部队司令官实现使命同样是空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前伊阿两场战争久拖未决之时，在漫长的平叛 / 清剿 / 维稳和战后重建阶段，美国空军需要大力配合其他军兵种部队，这对空中力量现行的指挥控制提出严峻的挑战。如果说空中力量统一指挥官（Combined/Joint force air component commander）的设立是战略层面的协同，那么机载前进空中控制员（Airborne forward air controller）和空袭空降引导员（Combat controller）则是在战术层面与地面部队的配合，而在战役层面，空军通过协调官团队和联络参谋建立与其它军种部队的衔接，其目的，是从作战策划阶段开始就全面融入和深度参与。

从以下几篇文章我们看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都有多国部队参战，联合作战和联盟作战交织一起，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就联合作战而言，美军军种部队指挥官经常同时兼任联合部队中具体领域（陆域 / 海域 / 空域）的统一指挥官；就联盟作战而言，美军军种部队指挥官可能同时兼任联盟部队中相关领域的统一指挥官。于是，同一名作战指挥官和联盟司令、联合司令、本军种司令组成不同的指挥控制及支援受援关系。

本刊在 2011 年春季刊曾登载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豪斯杰中将的文章“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将军的文章写于 2010 年中期，文中涉及对空军指挥控制体系的改进，尤其是为了与地面指挥官更好协同，特别设立了空军协调官这个职位。本期进一步刊登豪斯杰中将的直接部属、负责指挥美军驻阿空军特遣队的查尔斯・利昂少将的文章“调整空中力量在阿富汗平叛中的指挥与控制”。此文写于 2011 年，应视为豪斯杰中将文章的“续集”或“补充”，因为豪斯杰中将文中的“空军协调官”结构已在利昂少将的领导下演变成第 9 特遣队阿富汗分部参谋班子。两文互照阅读，可以看出美国空军针对阿富汗战局和关系的动态变化，在指挥控制方面所做的连续调适和努力。

美国空军一向崇尚并严格执行集中指挥和控制的原则。“发展灵活型空中力量指挥与控制机制”一文分析目前的集中指挥控制模式的利弊得失，指出“这种模式对策划和执行全球性和战区性作战行动而言行之有效，但在需要某些战术灵活性的场合则有欠缺。”作者认为：美国空军应根据每场战役的战略 / 战役 / 战术性质，酌情把决策权下放到适当的指挥层面，力求在全球层面、战区层面、甚至次级战区层面都能有效指挥其空中力量，并在平时把培养分布式作战策划专业人才作为一项优先关注事项。

网空领域亦有人呼吁放松集中指挥与控制。“集中执行，分散乱套：美国空军网空战败相已露”一文出自在基地做具体网络维护工作的一名空军中尉之手。作者认为：强大的网络攻击不久将成为战争常态，基地网络若被攻破就可能瘫痪而与上层指挥控制机构断开，集中化的第

67 网络战联队人手不足且远水难救近火。因此解决之道是向基地网络技术人员提供更多训练和更大权限，使基地网络战士能像飞行员一样具备独立战术作战能力。

于 2010 年正式组建的网空司令部（归国防部战略司令部）由多个军种提供的组成部队编成，天生具有全球作战性质，是典型的合成职能司令部，因此在兵力编制、使用、指挥控制，以及如何支持各地域军区司令部等方面，都处于摸索阶段。“借鉴其他领域经验，建设网空兵力编制和指挥控制结构”一文建议网空司令部借鉴其他合成职能司令部（或其组成司令部），尤其是空军的空中机动司令部（归国防部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归国防部）的经验和现行作战准则。

继 9.11 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对情监侦资源的占用急剧增加，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情监侦需求被挤压靠边，不得不采用战区间情监侦资源共用或轮流的方式。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在所有司令部中形成情监侦能力缺口。面对国防部情监侦资源力不从心的现实，“规划美国欧洲司令部 2010—2015 年情监侦战略”一文呼吁美军欧洲司令部整合盟国情监侦资源，具体分三步走：短期借助德国空军 2011 年部署完毕的 RQ-4“欧洲鹰”，中期利用英国空军 2013 年购入的 RC-135“铆钉接合”，远期纳入北约计划 2014 年投用的联盟地面监视系统。

“联合作战中的空中战役策划：超越冲突和火力打击”一文认为，以往的空军战役策划只是围绕冲突来部署火力打击。但是现在作为联合部队的空中组成部队，作战策划部门应着眼于辅助联合部队司令官支持美国的全局政策目的，支持国家的长期对外交往。在做空中战役策划时，“首先应力图避免冲突，其次是如果发生冲突务求取胜，第三是强力推行冲突后的终战标准。”在冲突期间，空军固然应充分发挥空中力量独特的进攻能力；但在和平期间，空 / 天 / 网力量的防御特征或能在保证伙伴国安全和震慑敌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空袭和空战孰重孰轻？美军最近几场战争急剧向以空袭为主倾斜，空战能力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中国空军多位战略理论家亦力主空袭至上。“欲达‘全球力量’，必求全球持久空对空作战能力”一文则“逆流而动”，建议改轰炸机为战斗机，与中国空军有人建议以战斗机作空袭轰炸机的想法正好相反。不过深究此文，或可感受其中的说服力。作者所重者，洲际空战能力，而现今任一款战斗机若无空中加油，离“洲际”理想尚远。至于空中格斗是否真成历史，随着空战向远距和超视距发展，争论还未落幕。

十年沉寂志不堕，十年无语思更深。“五环论”创始人约翰·沃登“重出江湖”。中国多位空中力量理论家尊称其为“当代杜黑”，美国空军界亦有人将其与空军之父米切尔相提并论。沃登 1995 年仅以上校衔从空军指挥参谋学院院长一职退役，而后逐渐失语。但赋闲从商之余，继续思考和默默笔耕。“战略与空中力量”即为其最新论述。名家出文，当有一读，尤其是“五环论”研究者，更可从中悟出新意。中国某著名战略家认为战略家必具三项素质：有度量容忍无法改变之事，有勇气强行可能改变之事，有智慧区分两者。在某些方面，沃登连同其文及先前相关论述，与此论异曲同工。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